



沙恩·伊利斯和狼有着非同寻常的亲近关系。

深入狼穴生活两年 吃生肉学狼嚎

为狼代言的动物学家

2 初次遇狼

在我进入野生世界的4个月后我见到了第一只狼。当时我正沿着一条小路走下去，一只体形巨大的黑色的狼从离我150码的前方穿过了小路。它迅速地停了下来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双眼放着让人心寒的黄光，随后它走入森林消失了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与那只首次邂逅的狼相遇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我还看到了其他的狼。最后，我终于知道这个地方有五只狼，一只领头的母狼，两只老狼，一只年轻的公狼和一只年轻的母狼。年轻的公狼和母狼是双胞胎。

在一只老公狼走后，我决定渗入到这个狼家族，笨拙地跟随着他们。其余三只狼很友好，唯

独那只统治的母狼对我表露出了敌意，一再向我咆哮以警示我走开。它露出了冷森森的牙，发出低沉的吼声。

我继续和除领头狼之外的三只狼接触。我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增强了。它们和我尽情地玩耍，就像和狼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。我的连身外套集合了所有的功能，严丝合缝，这却不能保护我免受它们爪子的伤害。它们爪子具有的力量足够撕碎骨头，在这样的爪子下，我的身上布满了抓痕和瘀伤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在休息的时候，包括领头狼在内的四只狼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次出现了。和往常一样，它们朝我走来

时，我放低了我的身子，这次那只领头的母狼也过来对我表示了欢迎。

突然，那只大公狼向我冲了过来，在它身体重量的冲击下，我倒在了地上。领头的母狼在离我脸3英寸的地方咆哮着。

我甚至能感受到母狼温暖的呼吸，它的嘴唇从它牙齿的右后方张了起来。我躺在地上，显得很无助：除了顺其自然外，我别无选择。然而，它没有伤害我，我毫发无损。它放开了我，我意识到狼群对我的训练完成了。

这件事并没有改变那只领头母狼对我的态度，然而却急剧地改变了我的观点。母狼可以很轻易地杀死我，但它却没有那样做。

3 被狼接纳

每天晚上我都在作着思想斗争，我是否该离开狼家族。后来，我开始感觉到和它们呆在一起更安全。虽然如此，每天晚上当黑暗降临时我会离开狼群，直到黎明时才返回。

有一天晚上，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不少，狼家族的每个成员都饱餐了一顿，领头的母狼也放松了不少。我决定留下来。

由于害怕和兴奋我并没有入睡。狼家族的成员却酣然入睡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。年轻的公狼睡在了我旁边，我能听到它的呼吸声，感受到它在睡梦中的抽搐。第二天早晨我很得意，因为我知道我被狼家族接纳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它们离开了。我努力跟着它们，之后它们走进了树林，在黑暗中我看不见它们，它们消失了。

许多个星期之后，它们再次露面了，年轻的母狼甚至给我带来了一只赤鹿的腿。由于我捕猎野兔已达数月之久，这只鹿腿的味道对我来说十分不错，尽管鹿腿是生的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它们会丢下我去狩猎，回来的时候，总会带给我一些猎物。

故事讲到这儿，我

在野外的时间已超过18个月了。冬天又来了，这意味着更多的困难，最后，我知道了在它们离开我的日子里它们所去的地方。

它们离开我的那天，我跟了上去。它们的步伐比平常要慢，似乎是在等我。在走了大约15英里之后，我们来到了一处陡峭的、长满了树木的山坡，山坡下一条河流蜿蜒而过。

在下雪之前，我们抵达了目的地，空气中弥漫着松针的气味。我猜测狼家族冬天的时候会住在这儿，或者这儿可能是狼家族产下小狼的地方。

狼家族进入了生育季节，狼群中的公狼开始向领头的母狼证明它们可以和母狼进行交配。这之后，它们又消失了一个半星期。

狼的怀孕期是63天，随着第二个月月末的临近，母狼明显怀上小狼了。母狼在我们上面的一个小岗子上挖了一个窝，这是它分娩的地方。领头母狼最后出现时，它消瘦了一些，很明显它正处于哺乳期。有时候它会去到河边吃上一点食物，然后跑上山来，接着再回到它的窝里。

在一个充满了魔力的早晨，它出现了，两个长满了黑毛的小

家伙跟在它身后，跌跌撞撞地走下山来，那是两只小狼崽。狼群中的成年狼不断用鼻子爱抚着刚出生的小家伙。小狼用它们针一样锋利的小牙齿不断地轻咬我的嘴，以示爱意，我意识到我能被这个家族接纳是多么的幸运。

小狼9周大的时候，它们的母亲和成年公狼出去狩猎了。和平常一样，我和年轻一点的公狼保护着狼窝。而年轻的母狼则在岗子上放哨。春天来了，天有点热，我需要水。

于是我向河流走去，年轻的公狼突然把我扑倒在地。我躺在地上，喘着气。公狼对着我咆哮，露出了尖牙，看起来就像要把我的喉咙撕破一样。随后我被它逼到了一棵树的空树干里。每次我想移动时，它都会在空中挥舞爪子。我从没见过它这样，我开始害怕。

天色黑了下来，它的情绪改变了。它开始向着峡谷走去。走了几步之后，它停了下来，并不断向我回望：它想让我跟上它。在路上，它停了下来，我看到树皮上留有灰熊的爪印，这是灰熊想开杀戒的标志。

事情不言而喻，年轻的公狼不想伤害我，事实上它救了我。

4 重返人间

3周之后，当我跪在河流旁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河水中我的倒影。我看起来很憔悴，深陷的眼圈，头发乱成一团，胡子丛生。我体重下降了很多，健康状况在恶化。

除非我想死在荒野，不然我还是得回去。第二天早晨，我离开了，没有任何仪式。一星期后我回到了和霍尔特的会合点，又等了24小时我才听到汽车的声音。霍尔特见到我的时候，他吓了一跳。他伸出胳膊来拥抱我，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，我崩溃了。过去的两年彻底改变了我。

霍尔特问我需要什么东西，我说需要蜂蜜糖，有人给我拿来了蜂蜜。我一路上不断地吃蜂蜜，足足吃了半罐子。两年多来我没有和别人说过话，我的方向感没了。对接下来的事情我印象模糊，只记得我被带到附近的一个小镇，洗了个澡。

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饮食习惯。我对垃圾食物，尤其是辣香肠、比萨饼和冰淇淋充满了渴望。

从狼群返回后最困难的事情

莫过于适应人类世界。我刚刚离开的世界是那么简单，那么平衡，我对狼的世界充满了归属感。那里没有欺骗，没有恶意，没有残酷，狼的世界里确保家庭的安全就是一切，狼杀戮是为了进食，它们从不会滥杀。

回到家后，我所能做的就是改善笼养狼的生活。我获得了很多关于狼的知识，这些是我从单观察狼的活动中所不能得到的。

我要为狼这种高贵的生物代言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们人类能从曾经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动物身上学到关于生存、忠诚和家庭的真谛。（据《每日邮报》）

美国爱达荷州动物研究学家沙恩·伊利斯，为了深入研究狼的行为与生活，而接近狼群，成为其中一分子，与之生活两年。这期间他像狼一样生活，吃生的肉。他说，他要为狼这种高贵的动物代言。以上就是他撰写的自己在狼群生活的经历。

进入野生世界

我一个人在落基山流浪已经好几个月了，我在寻找狼，和狼交朋友。和狼呆在一起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我曾暗自进入达特孟尔野生动物园的狼笼，暗自进入位于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狼研究中心。

在和狼呆在一起的日子里，我学习它们的身体语言，了解它们的咆哮和呜咽意味着什么，了解它们的气味以及等级地位。要想成为狼家族的一员，你必须融入它们的社会秩序，而不是试图去统治它们。

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你必须要在它们面前暴露你脆弱的喉咙区，表示你意在和平——就像我在那只大黑狼面前所做的一样。

在爱达荷州，我和生物学家一起工作，学习狼的行为和交流，这让我收获了很多科学的理论。

研究中心的生物学家并不赞同我进入崎岖的、无情的野生区。对这些生物学家来说，我是一位来自国外的、没有资格的特立独行之人。即使野外的狼没有杀死我，熊也会杀死我的。尽管如此，我进入野外时并没有带枪、收音机、睡袋或其他野外露宿设施。我想成为一只孤独的狼。

和狼研究中心负责人霍尔特约好会合地点，在一个美丽的秋天，我出发了。那时的落基山呈现出了一种浓烈的

色调，金色的阳光照亮了森林。

在野外的前几个星期我感到十分吃惊：野外充满了各式的掠食者，天黑后我就不敢出去了。进入野外的前四天，我睡在一棵树上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胆子开始大起来，并尝试着在白天探索这个野生的世界。我学会了设置基本的捕猎陷阱，并在我吃完牛肉干储粮前逮到了一只野兔。

我在野外的饮食方式和狼一样，吃生肉，生肉带来的能量能让我撑上两天。

我的补充性食物是坚果和野莓。但我必须得不断地品尝这些坚果和野莓，以免中毒。

几个星期过去了，我也给自己设立了一条探索路线，并找到了一个我能安心休息的地方。之后的4天，暴雨一直在四周肆虐。我感到厌倦，心情沉闷。好在我在英国特别空勤团的训练起到了作用，我想起了保持积极的思维是多么的重要。



沙恩·伊利斯在野生动物园和狼群嬉戏